



在现代文学史上，萧军是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他一生牵涉到许多重要的史实。鲁迅是他的恩师，毛泽东引他为知己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，是撰写中国人民奋勇抗日小说的第一人。他一生遭际坎坷，这与20世纪中国大环境有关，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，是非常不平凡的。在这个世纪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。这个壮举是千千万万的人百折不挠才成就的。萧军是其中一人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鹿野在纪念萧军的文章中写道，“萧军曾多次对我说：‘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的为人、为文的目的有四：就是求得祖国的独立；求得民族的解放；求得人民的翻身；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。如今这四个目的基本都达到了，因此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’。”同时萧军个人的性格也是他坎坷遭遇的重要原因。他在与《萧军评传》的作者王科、徐塞谈话时多次戏称自己是“碾盘沟里跑出来的‘石头疙瘩’”。这样的自嘲是萧军的知己之论，是非常契合他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遭际的。

### 碾盘沟“屁股温冰”的少年

“屁股温冰”是鲁迅对萧军小时候一种恶癖的叫法。萧军在《我的童年》里写道：“卧冰是我儿时一种要挟人的恶癖。当我四五岁时，还穿着活裆裤的年代，大人们如果惹了我或责骂了我，冬天，院中有着结成冰的水堆，我会把裤子剥开……坐到冰堆上去。有时候可以使自己的体温把那冰化成两个小小的洼。”萧军对自己的这一做法解释是“恃宠而骄”，这需要多么倔强多么壮盛的灵魂才能做到呀，是怎样的生活练成了萧军如此灵魂的？难怪萧红要说萧军是具有强盗灵魂的人。

1907年7月3日，萧军降生在辽西一个大约有着两三百户人家的下碾盘沟村。俗语云“母凭子贵”，萧军的出生却没有带给他的母亲任何一丝“贵”气。脾气暴躁的父亲对母亲的一顿残酷鞭打，使母亲失掉了对人世的留恋和生的希望。她一声不响地吞吃了大量鸦片，舍下才7个月大的孩子走了。嗷嗷待哺

## 萧军的坎坷求知路

□南栀子

的萧军白天经常由家人抱着到每一家有乳的女人那里去“赶奶”，晚上就吃浆糊。最后好不容易寻到了一位乳母，这位乳母把萧军喂养到了5岁，后被辞退。乳母哭着不舍得离开，萧军哭着不让她离开。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分开了。

萧军懵懵懂懂地知道了母亲的死与父亲相关时，他那童稚的心即刻被强烈的复仇的欲望所充满——长大了我要“给妈妈报仇啊”，他开始憎恶父亲——“我愿意见到任何人，却不愿意见到他，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，我却永远惧怕和憎恶他。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像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，我要逃跑啊！我不愿见到他！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！”

父亲常年为作坊忙着，还野心勃勃地经营了一家商号。“一些镇上警兵们，经常挂着枪到父亲的商号和工场里来执行了。……一到夜间，祖父和父亲总是检查着账目；或者是一无言相对地垂下自己的头。……有时候虽然已近夜深，祖父也还是骑了那匹大黑驴，悄悄地走了，直到第二天才能回来——他是去筹钱。”这诸多的工作和诸多的不顺，父亲哪有闲暇哪有心情对萧军有好声气呢！

“父亲从来对我是没有怜惜的，我在外面和孩子们打架无论吃了怎样的亏，他总是责骂或者殴打我；如果我打了人，他要责骂我不该欺负人；我被人打了，他又责骂我无能，不是他的种子，没有出息，是‘脓包货’！”

祖母和姑姑是爱他的。祖母和姑姑的爱却是不完全的。姑姑出嫁了生育了，萧军感到姑姑更爱她自己的孩子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他觉得自己的心钻进了一块冰。他的世界一片寒凉啊！

萧军的童年岁月是民不聊生的乱世。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瓜分了东北，清王朝灭亡后东北人民又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统治之下。在这严苛冷酷的乱世中经常有被生活抛出正常轨道的人们。这些生活无着的人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山当“胡匪”。萧军的二叔也上山了。全家人因此凄凄惶惶地过日子，家里的氛围总是有点诡异。“家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关于二叔的任何消息，他们全鬼鬼祟祟喊嚓嚓地谈话”。有一次二叔和官兵打仗受伤了，他偷偷地来到村子最东端僻静的四姑家，想养几天并弄点药。祖父和祖母知道后默默地赶去见他。萧军偷偷地跟在后面赶到四姑家，贴着窗台，尖起耳朵想听到屋内的动静。祖父的咳嗽声、祖父和祖母的争吵声、四姑的责备声……当二叔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时，萧军不顾一切地推门而进。屋内人全都吓着了，发现是萧军时，“也没有见过你们这孩子，胆大包天……”四姑责备萧军道。

听到四姑这句话，萧军先则不满，继而愤怒，终而伤心。“因为她竟把我叫做‘你们这孩子’，而这是明显地把我和‘她的’孩子分隔开了！……她竟这样一条鱼儿似的把我抛出她那母亲之爱的河水之外。”姑姑不是妈妈！五姑生第一个孩子，萧军与四姑一起去看望她。五姑可能担心萧军打架有失娘家和自己的体面，她告诫萧军：“我们村里可不许骂人，打架……人家要笑话。这里的人不会骂人……听见吗？”萧军“觉得五姑不再是我原来的五姑了，自从她出嫁以后，似乎不再关心到我。虽然我是那般认真地想念着她，关心她……但她却忽视了我的心！这使我感到一种悲哀和寒凉。”姑姑的村不是萧军的，姑姑的生活里萧军占的分量不大。

一种空漠漠的哀愁笼罩着萧军，这人间是如此空旷而孤寂，自己和谁也没有关联。于是桀骜不驯的萧军不管不顾地打架、逃学。强梁的坚硬的个性在没有母爱的润泽下逐渐形成了。

### “成葫芦”是这样炼成的

“成葫芦”与“瘪葫芦”是一对反义词，我理解为有出息的孩子即是成葫芦，反之就是瘪葫芦。萧军6岁进族人设立的私塾馆，半年后转入沈家台镇的洋学堂。一个从小没有了娘的野孩子，成天要学“人、手、足、刀”什么的，多无聊呀！萧军想念家乡的山，想念一同放牛羊、放猪、打柴的小伙伴。他没法忍受学堂生活，他开始逃学了。父亲拿萧军没办法，痛打了他一顿后，只好放他回碾盘沟村了。

世事如此难料，8岁那年父亲因商号发行的债券无法兑现，破产了。萧军跟着祖父和父亲过起了一段流亡生活。回来后，萧军或上山砍柴或下田锄草。看着那些读书的孩子，心里非常嫉妒和痛苦。他想读书，为了听清楚房里的读书声，他爬上平顶小房，蹲在房顶上。有一次被先生发现了，先生了解情况后，愿意免费教他。“在这次读书中，我却一次也没逃过学，而且成了一个好学生。”即便如此，萧军还是没能读下去，他必须去打柴，否则生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。

破产了的父亲在长春开了家“隆记玻璃庄”，稍有了点积蓄就托人把萧军带到他的身边来。1917年冬萧军被村人带到长春。不久，父亲又送萧军上了吉长道立商埠国民高等小学。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，萧军非常珍惜。这是长春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。萧军开始在小学二年级插班，很快就转入了三年级。在这所学校，萧军的文才得到了崔树屏、李景唐两位老师的赏识。崔老师对萧军四年级毕业作文评价尤高，他这样激励萧军：“鹏程万里，未可限量，孔子曰，后生可畏，好自为之”。主持“军国民教育”的王老师还指派他为军歌领唱。老师的肯定对学生有着不同一般的魔力。或许曾经的失学经历也激发了萧军的求知欲，他像一条饥肠辘辘的蚕不停地啃食桑叶那样，拼命地读书。他喜好楚辞，爱读小说，历史、武侠、志怪、公案、言情一个也不放过。碾盘沟村的石头疙瘩竟是一块可雕琢的宝石。

人生总有许多不能预料的事。当萧军在商埠小学进到高二年级时，崔李两位老师双双离开了。这对萧军是一个打击。“我感到很孤独、很寂寞……犹如一个人进入了一座空荡荡的没有人烟的古城堡一般。”这时“屁股温冰”的一根筋的固执劲又出来了，萧军没能很好地调适自己，任由情感狂潮淹没了自己，看哪个老师都不顺眼。没有人能填补崔李两位老师在萧军心中的空缺。相反级任巴老师还经常挖苦萧军，“你们的崔老师总是到处夸奖你的作文如何如何好，就是这么两下子呀？”或许是萧军无意的“目中无人”刺激了级任老师。体育教育员叶老师也看不惯萧军，在出“球杆”操时，萧军做错了一个动作，叶老师批评他，并要求他出列。萧军把球杆摔在地上说：“出来就出来！我就不上你这门团体操！你个‘夜猫子’！”这下石头疙瘩萧军遇上了愣头青。叶老师把情况报告给校长，并提出辞职。不如此，就得开除萧军。校长要求萧军向叶老师赔个礼，萧军拒绝赔礼，接受了开除。

由于学校对萧军的处罚与他的过错太不相当，有几位同学为了表示抗议而退学了。这几位同学主张萧军先不要告诉父亲，每天都假装上学。其中一位叫王世忱的同学不但为他联系了一个处所“山东会馆”——一个空置的二层小楼，还每

天为他提供午餐，“一大卷裹着油条的热热的煎饼和一壶开水”。萧军天天到山东会馆去“上学”。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半年。这半年萧军读了不少书，其中就有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《济公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。

被开除的消息最终还是被父亲知道了，“你也不用隐瞒我了，你早就被学校开除了，我早看透了，你也不是那份有出息的读书胚子……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，自谋生路去吧！”父亲对萧军的判断是不对的。他的儿子此时虽说不上满腹经纶，但胸中也是装了不少笔墨的。家道的败落和求学的坎坷成就了萧军，他不是一个瘪葫芦，而是一个成葫芦。

### 军营中的“字儿兵”

“字儿兵”是专门负责抄写文书的“见习士官”。我这里拿来借指爱读书的士兵。父亲不肯继续供萧军上学，也不愿意他跟着自己爬楼上房装嵌玻璃。萧军干什么去呢？那时东北处于大小军阀的统治下，人们把当兵看作一条出路，当成一份近乎光荣的职业。在这大时代风气的影响下，1925年春，萧军经同乡介绍到吉林巴尔虎军营当了一名骑兵，领到一份饷钱，算是能自己养活自己了。巴尔虎骑兵营有四个连，“其中只有一个连的马是官家的，称为‘官马队’；其余三个连称为‘私马队’，就是说这马是当兵的人自有的”。萧军没有马，人又有点文化，小楷也写得不错，被选为“字儿兵”。字儿兵的工作就是军营里抄写文书的，可以穿便装，随便出入营门。抄写的活儿并不多，萧军有大量的可支配时间。这军营中的生活对萧军来说其实是学生生活的延续，或者说是拿薪水的学生生活。

在巴尔虎骑兵营，萧军认识了罗炳然、偶遇徐玉诺、结识了方未艾。

精通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的罗炳然，把怎样做古体诗的看家功夫，全都教给了萧军。本来都喜欢楚辞的萧军学做古体诗热情非常高，他整天抱着《诗韵合璧》等工具书，仔细猜摸诗歌的韵律，认真熟读名家诗词。萧军的古体诗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。严家炎在萧军诞辰百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如是说：“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以后，写旧体诗的人不多了，老一代中只有鲁迅、郁达夫、郭沫若等写得好，稍后的就只有聂绀弩、萧军等在写而且写得比较出色。”萧军与徐玉诺的相遇是非常偶然的，前面说到字儿兵的活儿不多，抄完文书以后，萧军习惯到附近的公园看书。有一天，他带着于赓虞的《晨曦之前》和鲁迅的《野草》去到公园，看了一会儿书，感到有点乏，竟躺在一张石桌旁的躺椅上睡着了。醒来发现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，这个人就是徐玉诺。看到萧军多带的两本书，徐玉诺把萧军视为同类，侃侃而谈地给萧军讲了一通诗的理论和鲁迅的散文诗。萧军对鲁迅的喜爱或许是徐玉诺种下的种子。方未艾对萧军的影响主要在新文学方面，在与他的交往中，萧军开始接触到新文学和外国文学，他阅读内地出版的新刊物，如《小说月报》《语丝》等，阅读《苦闷的象征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以及拜伦和雪莱的诗歌。萧军以后弃武从文的道路选择，在这里埋下了根由。

1928年冬天，萧军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炮兵科。“那时的军校，除开军事教程及参考书以外，任何杂书都不许涉猎，特别是进步文学作品。”一次平射炮演习，萧军作为预备炮手，他利用空闲时间拿出《石达开诗抄》来读，没成想一下子读进去了。当有人提醒他时，炮已经在半里地之外了。这天夜间，萧军为此遭到一顿毒打。如此迷恋书，如此不务正业，好像不太适合在军营待下去了。

1930年夏，在讲武堂就要举行毕业典礼前夕，“石头疙瘩”萧军又一次被开除了。这次被开除的表层原因和上次一样，也是“冒犯尊长”。深层原因是“石头疙瘩”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。一天，炮兵团挖掩体回来，经过步兵团战壕作业区。由于误会，两队发生了口角。这时步兵团队长殴打了萧军的同学，萧军上前制止，这位队长就作势殴打萧军。萧军顺手抄起一把铁锹朝他的头顶劈下去。要不是有人抱住了他，非出人命不可。

萧军离开了讲武堂，基本上结束了学生生涯。

## 萧军小说的出版(1949—1966)

□王秀涛

研所岁月——我同萧军交往的经过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2012年第2期)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萧军的作品出版遇到很多挫折。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后，下放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，在此期间，“经常下厂下矿和工人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体验生活，收集素材，撰写劳动模范事迹”，1951年1月到北京后，6月4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五月的矿山》，到1952年4月16日完成初稿，而后进行修改和抄写。《过去的年代》原名《第三代》，于1936年的春季开始写作第一部，到北京后完成第八部。萧军把《五月的矿山》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冯雪峰，出现了文章开头萧军所说的事情。冯雪峰认为，萧军在东北被大张旗鼓地批判，而且停止支持其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没宣读作废，怎么能出书呢？冯得于老朋友的面子，委婉拒绝，未敢接受，将几部稿件原封退回。萧军一气之下“把稿子要回来，连同《过去的年代》，捆成一大包，写了一封信，叫了一部三轮车，送到了中南海”。1954年6月，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函告萧军，毛主席阅过他的小说，说“萧军同志仍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，他的书可以出版”。习仲勋请萧军持函行事。冯雪峰尚未接到通知，看后惊讶地请示周总理。周只好下令出版。冯雪峰对萧军说：“你有尚方宝剑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出！”萧军后来诉说：“从出版社出来，我就想趁欲跳的袋鼠，带电的白云，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、希望。”(章无忌：《萧军百年祭》(二)，《文史精华》2006年第11期)

编辑龙世辉看完《五月的矿山》书稿后，对该书的出版否定意见，认为作品“写得极其平庸，不堪卒读，作者对矿工的生活并不熟悉，作品中充斥的是口号，抽象的概念”，并向整理科长刘岚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刘岚山看过原稿后，也基本同意龙世辉的意见，并把这意见转告给编辑，但一编室的同志很干脆地回答“奉命发稿”。他又向当时的社长、总编辑冯雪峰口头反映意见，冯雪峰表示：“发，这事我知道。”龙世辉却坚持认为萧军从《八月的乡村》到《五月的矿山》是艺术的堕落，再次拒绝发稿，并写了一个书面意见，冯雪峰在意见书上批示：我是总编辑，我有权力发稿，我命令发稿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(参见李频《龙世辉的编辑生涯》，《文坛师友录》《新文学史料》2007年第4期)

《五月的矿山》在艺术上确有粗糙的地方，萧军本人在《后记》里也承认“这小说，只是作为我

写作过程中，对于这类新的题材、新的斗争……一种试练，缺点应在意料之中。有机会我还希望我自己能写出一些较像样的东西来，以报读者”。但《过去的年代》却是萧军历时20年创作的精心之作，严家炎认为，“萧军的成就最高、最出色的作品应该是长达80万字的《过去的年代》(一名《第三代》)。如果要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排出十几部的话，那么，《过去的年代》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进去的”。(严家炎：《三点感想——在萧军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07年第6期)《五月的矿山》在1954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只给印了两万两千册，“比起其他的作家的作品一印几十万册就太微不足道了”。30年后，萧军说：“这本书那时虽然经过党中央毛主席批准，勉强得以在1954年出版，而最终还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扼杀——决不再版了。”(《萧军全集》第12卷，第587页)《过去的年代》虽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，但“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履行合同，借口纸张困难延不出版”，出版社要求萧军将85万字压缩到20万字，萧军不同意，说：“你们有本事就由你们改写压缩吧！我没法改”，因此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。(王德芬：《安息吧，萧军老人！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9年第2期)当然《过去的年代》与《五月的矿山》相比，后者在艺术上要高明得多。萧军在《后记》中说：“我写《过去的年代》没有成书，我就被逮捕了。我们社的龙世辉帮我看校样”。(牛汉：《文坛师友录》《新文学史料》1989年第2期)当然《过去的年代》的推迟，还与编辑的更换有关，据牛汉回忆，“我被捕前，1954年他有一个长篇，交给我当责编。我曾经去找他，请他写一本跟个人经历有关的书。1955年，《过去的年代》还没有成书，我就被捕了。我们社的龙世辉帮我看校样”。(牛汉：《文坛师友录》《新文学史料》2007年第4期)

《五月的矿山》是艺术的堕落，再次拒绝发稿，并写了一个书面意见，冯雪峰在意见书上批示：

时候，萧军不仅没有认真、彻底肃清自己的反动思想，反而继续抱着他那一套丑恶的“哲学”，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病菌，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！”但萧军仍然没有按批判的调子写文章检讨，一律不予理睬，“大不了不让发表我的作品不让出书！我照样写我的。”(梅志：《友谊长存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9年第2期)

此外，萧军的作品都是经过修改后才得以出版的。龙世辉曾回忆了当时要求萧军修改作品的情况。《过去的年代》“30年代曾以《第三代》为题发表过前几章。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。该书后面绝大部分篇幅是作者陆续写成的，并未发表，存在着不少问题，鲁迅自然也没有看到。可是作者以鲁迅曾经肯定为理由（其实仅仅提及），拒绝做任何修改，和编辑部打笔仗，原责任编辑牛汉同志因胡风问题受审查，我接替他工作。和作者继续没完没了的笔仗，书信往来频繁。当时，我怕作者知道我是一个刚出学校门不久的年轻编辑，书信故意毛笔直行书写，用半文言体，一律繁体字，由于坚持原则据理力争，反复论战，后作者终于修改得使我们比较满意。”(李频：《龙世辉的编辑生涯》，河南大学1992年第27页)

《过去的年代》虽然经过了修改，但修改的内容龙世辉并没介绍。《八月的乡村》是重版，修改的内容就很明了了。萧军在后记中说：“这小说此次被决定重排之前，我又从头把它校改一遍。在校对过程中，除开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提出的一些意见，作了适当的修改外，自己发觉有不适当或文字错误的地方，也做了必要的删、添或改写”。有学者查对此前的版本，发现1954年的重排本有多达600处的修改，“最引人注目的修改，譬如改动了有损正面人物的词语，作者还对当时各种批判所做出的直接回应，如针对“挑拨中苏关系”及“各色帝国主义理论”的批判，作者将“俄国人”改为“过去的俄国人”，将“帝国主

义”改为“日本帝国主义”。还针对“很主张色情的狂热”的批判，对性内容进行了删改。(金宏宇、彭树涛：《〈八月的乡村〉：版本与修改》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7年第12期)这种修改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出版领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。

《八月的乡村》最有意味的修改体现在“体例”上。1978年萧军在此书的《重版前记》里重新提到1954年出版情况时不无不满和质疑：“1954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，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，由于该社所规定的‘体例’关系，凡这小说原来所具有的‘序言’《前记》《后记》……之类，一律不能附载，否则碍难出版云云，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，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，只好遵从该社的‘体例’规定，同意把鲁迅先生的《序言》取消了，本书出版由作者所写的《书后》取消了；再版的《再版感言》取消了；《奴隶之爱》曲与词也取消了……”萧军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个别行为，“由于最近看到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《萧红全集》，其中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由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给予该书所作的《序言》全是存在的，这可能是出版社方面原来所规定的‘体例’有所改变了？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对于《八月的乡村》作者本人的作品特别有此‘体例’规定”。

删除鲁迅的序言并不难理解，“反党”的萧军和政治地位极高的鲁迅是不匹配的，因此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赞美就显得不合时宜。鲁迅曾给《八月的乡村》以极高的评价，“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，还是时代太近，还未淹没的缘故，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。这《八月的乡村》，即是很好的一部。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、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，然而严肃、紧张，作者的心和失去的天空、土地、受难的人民、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蝈蝈，蚊子，搅成一团，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，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，现在和未来，死路与活路。凡有人心的读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”。《八月的乡村》能够再版已属格外开恩，再用这样的序言提高萧军作品的地位显然是一种奢望。更重要的是，萧军是鲁迅的学生，但“反动”的萧军已无资格保持与鲁迅的这种亲密关系，这种关系只能让鲁迅的现象